

## 第二章 慎终追远溯渊源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万里江水，必有源头。寻根问祖，正本溯源，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韦氏，肇基极古，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瓜瓞绵绵，至今共有苗裔 1300 多万，是道地的炎黄子孙重要支系。追溯韦氏的产生、演绎和发展过程，反映韦氏先人悲欢聚散的历史和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数千年来，韦氏的繁衍生息、悲欢聚散，记载着我们列祖列宗可歌可泣的创业史，折射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之光。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韦氏虽无帝王国首之尊，但方国君尊、诸侯伯爵曾史有明载；况且，宰襄佐辅、名将重臣、皇后妃子、文武英才以及勤劳致富者代不乏人、比肩而立。韦氏为中国的历史发展、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史不绝书的重要贡献。

### 第一节 韦氏图腾是稀韦 三皇以前帝王号

#### 一、每个氏族有图腾

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氏族就是原始社会中以相同的血缘关系结合的人类社会群体，其成员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一个氏族往往用一种动物或植物作为本氏族的图腾标志。在氏族中，婚姻有一定的规定，禁止长辈与晚辈之间的通婚，也排斥兄弟姐妹之间的婚配，甚至禁止与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婚配。

氏族经历母权制和父权制两个发展阶段。母权制是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和早期群婚制的必然产物。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无法确定孩子的父亲，只知道孩子的母亲；妇女经营农业，管理家务，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她们在氏族中居于支配地位，世系按母系计算，财物归母系血缘亲族继承。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群婚制逐渐向不稳定的对偶婚演变，进而逐步向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过渡，男子在经济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成为维系氏族的中心，母权制遂被父权制所代替。在父系氏族内，出身和世系按男子的系统计算，实行父系财产继承制。夫居妇家制度变成了妇居夫家制，妇女的地位逐渐下降，父系氏族首领改由男子担任，氏族议事会由各大家族的族长组成，原来由全体成年男女参加的氏族议事会，改由全体成年男子参加。

可见，氏族是相信有共同祖先的一群人。每个氏族都具有共同的图腾。氏族一般作为部落的成员而存在，氏族联合为部落。

韦氏族作远古时代一个部落的成员，产生极早。《唐书》卷七十四上《宰相世系表》写道：“韦氏出自风姓。颛顼孙大彭为夏诸侯，少康之世，封其别孙元哲于豕韦，其地滑州韦城也。”

在讨论韦氏图腾之前，很有必要先说说“大彭”。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新石器时代结束后，彭氏部落首领彭祖在今徐州中部地区建立了大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诸侯国。夏王启继承夏禹而即位后，曾命大彭国国君彭寿平定不服从夏启的地方诸侯叛乱，夏王少康时期封大彭国支族于豕韦，另成立豕韦国。大彭国与豕韦国在夏朝时成为东方的强势诸侯，殷商时期，大彭国与豕韦国主要作为也曾受商王外壬的命令征讨东夷部落邳、妩，且最终成功将其降伏，开拓了殷商的东方领土。

如前所述，每个氏族都有图腾标识。那么，韦氏或豕韦氏作为彭氏部落的支族，以什么为图腾呢？

为了阐述的顺畅，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什么是原始宗教观念。

早在远古时代，氏族先民依据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的接触和观察，萌发了本氏族的原始思想观念。他们借助于神话想象，探索解答宇宙的产生、万物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等问题。当他们从自然反观人生，便产生了原始宗教观念。古代氏族先人普遍崇拜自然神灵，认为万物有灵，衍生出鬼神思想、灵魂不灭观念等等。

众所周知，人们的原始宗教观念是随着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的，开始是对某个自然物崇拜，是单一的，进而才有概括能力。当人们还受制于大自然，任由大自然摆布之时，突然狩猎获得成功，或饥饿时突然找到丰盛的食物，就认为有某种神力保佑。而当生活资料受到某种凶悍的动物威胁时，又使人畏惧，因而产生寻求某种力量帮助自己的意念。因此，在氏族先民看来，一些动植物与自己有亲缘关系，或有大功于人类，或是人类的保护者，应该加以崇拜，这就产生了图腾崇拜。

可见，图腾崇拜，既是氏族先民原始宗教观念的初始形式之一，也是从原始宗教观念中衍生、变化、发展而来的一种观念。

图腾崇拜和自然神崇拜是不完全相同的。自然神崇拜只是认为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有某种神奇的作用而加以崇拜，而还没有使自然物和自然力人格化。而图腾崇拜则不同，它不但把图腾对象人格化，超自然化，而且和自己有亲缘关系，能够帮助自己渡过难关，成为自己的保护者。《辞海》对图腾崇拜的解释：“图腾崇拜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属彼亲族’。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有着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一般以动物居多。”

图腾“totem”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发生关系。在许多图腾神话中，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物、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或氏族最古老的祖先。

第二层意思是“标志”，就是说他还要起到某种标志作用。中国的龙旗，据考证，夏族的旗帜就是龙旗，一至沿用到清代。罗马的古国徽是母狼，后改为独首鹰，东罗

马帝国成立后，又改为双首鹰。德国、美国、意大利为独首鹰，俄国（原始图腾为熊）、南斯拉夫为双首鹰，表示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波斯的国徽为猫，比利时、西班牙、瑞士以狮为徽志。这些动物标志不是人们凭空想象出来的，它原于原始的图腾崇拜。

在没有科学文化知识、蒙昧野蛮夹杂着文明萌芽的远古时代，任何氏族都有图腾，韦氏也不例外。韦氏先民认为，自己祖先的保护者和自己有渊源关系，最能保护自己，并把自己的祖先联系到某种自己崇拜的自然物上面，从而形成了韦氏先民独特的图腾崇拜观念。

## 二、韦氏以豕韦为图腾

韦氏先民的图腾崇拜观念起源于何时，因为年代久远，文献尚缺，无法详知。通过有关的民俗学资料、民间神话传说及史籍零星记载综合研究，韦氏图腾崇拜与其远古的居住地和宗教习俗有关，综括起来，就是“豕韦图腾”。

我们知道，《春秋命历序》和《春秋命苞符》这两本典籍将中古至上古时期分为十纪，即九头纪、五龙纪、摄提纪、合雅纪、连通纪、叙命纪、循蜚纪、因提纪、禅通纪、疏佗纪，并记录在这十纪中所分别产生和存在的姓氏。其中，在因提纪中共有 13 个氏，即：辰方氏、蜀山氏、隧傀氏、混沌氏、东邑氏、皇覃氏、启统氏、吉夷氏、凡燧氏、豕韦氏、有巢氏、燧人氏、康成氏。豕韦氏与这些古老的氏族并存，且在这 13 个姓氏中位居第 10，可知其苍基何等幽邃深远，其肇端何等旷古弥久。

《康熙字典》对“韦”有多种解释，其中有“韦，古豕韦氏之国”，“豕韦氏，亦称豕韦氏，古帝王号。”《庄子·外物篇》有：“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且以豕韦氏之流观今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假。顺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学，承意不波。”注疏曰：“豕韦氏，三皇以前帝号也。”<sup>[1]</sup>《康熙字典》也称：“豕韦氏亦豕韦氏，古帝王号。”

三皇有各种说法，《尚书·大传》和《礼纬·含文嘉》认为三皇是伏羲、神农、燧人；《运斗枢》与《元命苞》及《史记·三皇本纪》认为三皇是伏羲、神农、女娲；《白虎通》认为三皇是伏羲、神农、祝融；《通鉴·外纪》认为三皇是伏羲、神农、共工；《帝王世纪》认为三皇是伏羲、神农、黄帝。

三皇的说法见仁见智，这不是我们要探讨的范围，权且由历史学家们去考证吧。我们这里要探讨的，是与这个时代相关的图腾崇拜问题。

三皇时代处于约公元前 6000 年到 4000 年间，是中华文明的萌芽时期。那么，三皇以前帝王号理应处在公元前 6000 年或更早的时代，那时中华文明尚未开启，故所说的帝王号可能就是人们崇拜的自然物。

在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漫长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不时遭受蛇蝎

猛兽袭击。为了生存和发展，在与恶劣环境的抗争中，某种自然物曾经对韦氏先民有过帮助，使韦氏先民渡过难关，即有功于韦氏先民，因而把这种自然物当做保护神。就是说，韦氏先民把这种自然物人格化，超自然化，并且与自己有亲缘关系而加以顶礼膜拜，因而必然把她加于拟人化，用“帝王”来称谓，从而使人产生敬畏而崇拜。

韦氏最早的图腾是“豕”、“豨”。豕韦氏最初名称是“封豨氏”。古籍中有“封豨（封豕）”氏的提法，“封”，古释为大。封豕、封豨称大猪或大野猪。封豨氏或封豕氏也就是豨韦氏或豕韦氏，是最早驯化野猪圈养而成“家”的氏族之一（如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上边为“方”，即“以挈天地”；中为封豨，即猪图腾；下为“口”，即家园。



豨韦图腾

那么，为什么韦氏要把“豕”、“豨”作为图腾对象呢？

“豕”，在《辞源》中解释为“家畜名，俗谓之猪，本为野猪之变种，体肥满，鼻长尾短。每辗转污泥之中，以冷其身。岁产子二次，每次至十余头，故繁殖甚速，为肉食之常品。”<sup>[2]</sup>在《辞海》中，“豨”解释为古代的大野猪。在上古时代，封豕是“主沟渎”的星宿，因为猪与农业时代生产和生活的紧密联系而被认定为沟通天人的神物，具有很高的地位。在自然选择作用下，野猪经过长时间的生存竞争，它的形体、习性都与野生生活环境相适应。野猪嗅觉非常灵敏，又很聪明，能吞食毒蛇，性情暴躁，凶猛膘壮，跑起来十分快，连老虎、豹子等猛兽也敬畏野猪三分。可见，野猪具有聪明、智慧、刚烈、勇猛等的文化精神。

历史知识告诉我们，由野猪向家猪的驯化使猪的神秘力量贯穿了狩猎时代和农耕时代。最早的图腾崇拜发生于旧石器时代原始狩猎经济基础之上，出于恐惧，先民对一些猛兽心怀敬畏，将其作为图腾使人与猛兽等同，以此祈求猛兽不加伤害并予以保护。野猪虽是杂食性动物，但性凶暴，《说文》解释“𧈧”：“斗相持不解也”。“𧈧”即𧈧古字，上虎下豕，正是“豕虎之斗不相舍”也。野猪能与林中之王老虎相斗，足见其凶猛。人若被野猪咬噬，其獠牙造成的伤口往往在股动脉处，极易流血过多死亡。难怪猪犬齿会带上了神秘色彩，经常出现在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良渚文化等遗迹

的墓葬中。

随着捕猎工具的进步，野猪由先民敬而远之的猛兽逐渐成为猎捕的对象。这点在古文字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彘”作野猪中箭状；“墜”即坠古字，作猪落陷阱状。但正面以网捕猪仍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野猪冲突之力极大，又易被激怒，但较之于虎、豹等凶猛动物，又是比较温驯而容易捕捉。这时的野猪开始作为食物资源丰富而被神化，对野猪的崇拜有了某种特殊关照的意图。先民企图通过某些仪式强化对食物资源的操控，如增加猎物如野猪的繁殖数量以保证狩猎的成功。

这种对食物依赖形成的崇拜一直持续到农耕时代，野猪被驯养了，这本来就是农业定居生活的重要标志和关键过程。“家”在甲骨文中作人下或屋下有豕状，金文族徽铭文中有人手牵两畜，跨下一猪之形，即表示人将猪家化，当是家字。家猪成为先民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为鹿、鱼等所不及。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件陶盆上，捆扎整齐的一束稻穗与猪纹同刻在一起，猪和稻成了畜与耕的代表。此时，猪被红山文化等广泛用作祭品，其中与神灵分享，乞求农丰畜旺的用意自不待言。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主任、著名动物考古研究员袁靖考证，猪在中国是最早被驯养的动物之一，距今 8000 年前磁山遗址的猪就有被驯养的证据。他认为，目前所知最早的家猪出自位于北纬 36.5 度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距今 8000 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判定其为家猪主要有三个标准，即牙齿的测量、猪的死亡年龄以及猪骨遗骸出土时的考古学背景。磁山遗址猪的下第 3 白齿的平均长度为 41.4 毫米，平均宽度为 18.3 毫米。这个尺寸与一般认为家猪第 3 白齿的平均长度低于 40 毫米的尺寸相似<sup>[3]</sup>。其次，磁山遗址超过 60% 的猪在 0.5 到 1 岁时就被宰杀，这种死亡年龄结构不象是狩猎的结果，而是人为控制下的产物。另外，该遗址的几个窖穴里都埋葬有 1 岁左右的骨骼完整的猪，上面堆积有大量的炭化小米。这些都是当时人的有意所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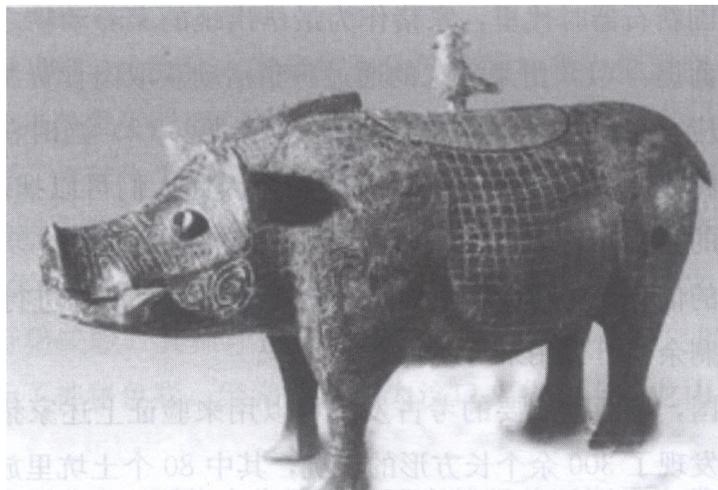
他认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里，家猪作为最早出现的家养动物之一，至少必须具备以下 4 个条件或前提：(1)由来已久的通过狩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已经开始不能满足肉食的供应，必须开辟新的途径获取肉食资源。(2)当时在居住地周围存在一定数量的野猪，特别是有出生不久的幼小野猪，因此人们可以捕获它们进行驯化。(3)对特定农作物的播种、管理、收获等一系列栽培工艺的成功，巩固了人们有意识地种植植物性食物的信心，同时也促使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对动物进行驯化。(4)收获的粮食有了一定的剩余，可以用来对动物进行饲养。

他认为，在中国，有两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可以用来验证上述家猪起源的前提。第一个是磁山遗址里发现了 300 余个长方形的土坑，其中 80 个土坑里放有小米。考古学家将那些小米依照体积换算成重量，达 5 万公斤之多。另外，有些土坑里在小米之下还放有完整的猪<sup>[4]</sup>。第二个是依据对山西省襄汾市陶寺遗址出土的人骨与猪骨的食性分

析。陶寺遗址距今 4000 年前，这个遗址发现了小米的遗存。通过对这个遗址出土的人骨和猪骨进行稳定同位素测定，发现人和猪都摄取过大量的 C4 植物<sup>[5]</sup>。因为小米是 C4 植物，所以可以推测当时的人与猪都吃小米，或者更确切地说，人吃的是小米，而猪吃的可能是小米的壳。

他说：“新石器时代居民是在自然环境制约下开展生存活动的，他们在经济上的发展往往是被动的。比如饲养家猪，就与上述的 4 个条件或前提相符。第一，正如我们曾经在其他文章中阐述的那样，养猪是在狩猎活动满足不了肉食资源的前提下不得已而为之<sup>[6]</sup>。第二，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新石器时代遗址里都发现有一些野猪的骨骼，由此可以推测野猪在当时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的，人们可以通过提供食物控制它们。这可能是成功地驯化野猪的重要原因。第三，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饲养家猪要比农业出现的晚，这表明在饲养家猪之前人们已经掌握了驯化这种行为。第四，在农业的起源阶段不大可能出现剩余的粮食，必须到栽培农作物达到一定水平，粮食生产出现了剩余，才可以用来饲养家畜。距今 8000 年左右的磁山遗址里发现大量的小米，表明当时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除了供应人们的食用以外，还有一定的剩余用来饲养家猪。此外，陶寺遗址猪骨的食性分析证明了这里的猪也吃小米，这与我们上述的前提是吻合的。”<sup>[7]</sup>

袁靖先生的考证，与我们上述的论证是完全相吻合的，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辩证统一。所以，古代曾出现豕尊，如图：



此座豕尊由考古工作者于 1981 年在湖南湘潭发现。尊口呈椭圆形，位于猪的背上。尊口上有盖，盖上装饰有华冠立鸟。

### 三、“豨韦氏”是三皇以前帝王号

那么，古籍上为什么要把“豨韦氏”说成是三皇以前帝王号呢？

首先，古人有猪神崇拜习俗。远古时代，猪凿破鸿蒙、开天辟地，生命创造以至

绵绵不绝。《庄子·大宗师》列出古时得道圣贤，以豨韦氏为首，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这里是说“道”体无形、功用无限，豨韦氏运用“道”来“以挈天地”，即开天辟地、整顿山河，并初步探索天地万物之间的作用关系；伏羲氏运用“道”来调和元气、睦邻众生。王先谦注，“豨韦，即豨韦，盖古帝王也。”成玄英疏：“豨韦氏，文字以前远古帝王号也；得灵通之道，故能驱馭群品，提挈二仪。”挈，又作契，言能混同万物。“二仪”，就是天地。成玄英又疏：“袭，合也。气母，元气之母。为得至道，故能画八卦，演六爻，调阴阳，合元气。”也就是说，后来伏羲得了河图洛书，从“豨韦”那里受龟背图纹启发，始激发“画八卦、演六爻、调阴阳、合元气”的灵感。

对此，古籍多处论及可以佐证。《吕氏春秋·察今》：“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入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毕沅补注：“旧校云：‘契’一作‘刻’。”《尔雅·释诂下》：“契，绝也。”邢疏：“定公九年《左传》曰：‘尽借邑人之车，契其轴。’杜注云：‘契，刻也’。”《释名》：“契，刻也。”《诗·大雅·绵》：“爰契我龟。”孔疏：“契，开。”《荀子·强国》：“剖刑而莫邪已。”注：“剖，开也。”《广雅·释诂》：“剖，分也。”《左传·襄公二四年》：“与女剖分而食之。”注云：“中分为剖。”《广雅·释诂》：“剖，半也。”《广韵》：“剖，破也。”《文选·海赋》李善注：“剖，犹破也。”契又作刻，《说文》：“契，刻也。”是故契兼合与判义。豨即是猪，豨韦氏即豨韦氏。《方言》曰：“猪，北燕朝鲜谓之豨。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豨，南楚谓之豨。其子或谓之豚，或谓之。淮扬之间谓之猪子。”《庄子·知北游》：“正获之问之于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郭象注：“豨，大豨也。”成疏：“豨，猪也。”郝懿行《尔雅义疏》曰：“猪彘声转，豨、豨、彘俱声近。”作为猪神兼创世主的豨韦氏，在整个创世过程中的年代上远比伏羲、黄帝等后世较熟悉的祖神或始祖更古老。《庄子·外物》：“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且以豨韦氏之流观今之世，夫孰能不波，……。”成疏：“豨韦，三皇以前帝号也。”三皇五帝众说歧出。《白虎通义·号》：“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五帝者，何谓也？《礼》曰：‘黄帝、颛顼、帝、帝尧、帝舜，五帝也。’”豨韦氏在三皇五帝之先，开天辟地之功泽及于今。最晚近之地下发掘多有猪形器物。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存中发现之猪头龙身玉雕，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之猪头神象，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之陶猪等，皆彰显了新石器时代普遍存在着的猪神崇拜。

韦国这一方古国为什么称为“豨韦”，会不会与一些传言说古人认为自己是猪的传人有关，在某些文献中，称雷神就是猪神。据唐代的房千里《投荒杂录》的记载，“雷公豨首麟身”，认为天干旱还是发洪水则是雷神说了算，难怪古人对猪（雷神）这么敬畏，也难怪远古王朝有“封豨神兽，封豨星”的习俗。《康熙字典》载：“豨及大豨”，而“豨”即是猪，应是大野猪。古人视猪为神，这应当是古代“封豨神兽”的一种习

俗。

可见，按《路史·前纪·因提纪下》记载，先有豨韦氏，而且在有巢氏、燧人氏之前。由此看来，豨韦氏当是远古时代一个掌管天地、阴阳交通、整治山河的大神，是开天辟地、功德无量、至尊至高至上的三皇以前的神圣帝王。

其次，在我国古代，猪又是司雨之神。据说封豕（封豨）性贪婪，居于水泽之中。《史记·天官书》：“奎为封豕，为沟渎。”《正义》：“奎一曰天豕，亦曰封豕，在沟渎。”《焦氏易林》：“封豕为沟渎，灌饷国邑。”又曰：“封豕沟渎，水潦空谷。客止舍宿，泥涂至腹。”《玉烛宝典》卷四引《孝经援神契》曰：“彘水伏，故无脉。”又曰：“彘为太阴之物。”《文献通考》：“石氏谓之天豕，亦曰封豕。”《史记·货殖列传》：“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民间犹有“老母猪过河”或“乌猪过溪”之谚，谓云气连缀渡河者，即天雨之兆。《诗经》载有猪人淤水之象而大雨滂沱之诗。《小雅·渐渐之石》：“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毛传》：“将久雨，则豕涉水波。”据《史记》记载，孔子歿后，其弟子们宗貌似孔子的有子为主，一夜，有月离于毕之象，有子泥其诗而不知变，遂下断语而有失矣，终为众人所放逐。《周易·睽》：“上九：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昏媾，往，遇雨则吉。”《述异记》：“夜半天汉中有黑气相连，俗谓之黑猪渡河，雨候也。”《太平御览》一零引黄子发《相雨书》：“四方北斗中无云，惟河中有云，三枚相连，如浴猪豨，三日大雨。”与《诗》之传说相吻合，是其证验。封豨本指涉交媾，是故亦指涉“云雨”、“淫雨”。相传“桑林”乃是商汤祈雨之地。《尸子·君治》：“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著布衣，婴白茅，以身为牲，禱于桑林之野。”《吕氏春秋·顺民》、《墨子·兼爱下》、《文选·思玄赋》李注、《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均有载。笔者谓“桑林”本求子于牘神而男女交媾（“云雨”）之祭所，是故亦即祈雨之所。《淮南子·本经训》：“禽封豨于桑林。”《淮南子·修务训》：“汤旱，以身禱于桑山之林。”高注：“桑山之林能为云雨，故禱之。”《吕氏春秋·慎大》：“武王胜殷，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高注：“桑山之林，汤所禱也，故所奉也。”是故居桑林的封豨亦为司雨之神。可见，为追求“风调雨顺”，古人不仅崇拜母猪，且以猪名命名国家和星宿，因而有“豨韦国”、“豕韦国”等古国。贵州民族学院教授潘朝霖先生在《水家祈雨活动“敬斜霞（斜）”试探》中说：“猪是地支亥的属相，亥居地支第十二位，止于北方，称作玄武，主黑色，属水，属阴。”看来中原古族都相信以阴以黑可以求雨，以润泽大地万物。

民间传说：鼠咬天开、豨韦挈天地。硕鼠和野猪能开天辟地，创造世界，给人类带来光明与福祉。故在干支之中，亥（猪）结尾，子（鼠）开头，此为中国文化之肇端！人类对猪的崇拜自古有之，早有“猪神”、“猪龙”之说。至今六、七千年前的红山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便看出古人对猪的特殊崇拜。20世纪30年代发现于内蒙古的赤

峰，1984年发掘于辽西建平县牛河梁等遗址中，出土了称为“猪龙”的环状玉器。所谓“猪龙”，顾名思义，就是“猪首蛇身”的龙。在红山文化的遗址上，曾经挖掘出大量的“猪龙”，其中最出名的应属在赤峰巴林右旗和牛河梁出土的两只。和现在人们常说的“龙”相比，它有着明显的特色——“猪”。于是，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守道先生因此率先在1984年的一期《文物》杂志上提出了“龙起源于猪”的说法，不管“猪龙说”在学术上能否站住脚，但玉猪龙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史前宗教十分崇猪，并认为猪是一个开天辟地、功德无量的大神。

再次，对猪神的崇拜乃是对猪进行生殖崇拜。远古时代，作为原始宗教的生殖崇拜是一种遍及全世界的现象。猪作为生殖崇拜之对象在于猪之肥硕、丰腴、贪食、多产，禀具超常的生殖力。猪贪食无厌，即是超常生殖力与淫欲之指征。“食”在先秦时代乃是男女交媾之庾语。《礼记·天问》：“閔妃匹合，厥身是继，胡维嗜不同味，而快朝饱？”《诗·周南·汝坟》：“未见君子，如调饥。”《笺》：“‘调’，朝也。……如朝饥之思食。”以“朝饥”喻未见之“食”，正如以“快朝饱”喻“匹合”。以饮食喻男女，以甘喻匹，犹如小说中常云“秀色可餐”，“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皆是此意也。《汉书·外戚传》记载应劭说曰：“宫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诗·陈风·株林》：“乘我乘驹，朝食于株。”根据原始类比喻象思维，猪之贪食无厌及其禀具超常生殖力是为猪对交媾之无厌的指征。是故猪乃是象征超常生殖力淫欲、交媾。《太平广记》卷二一六《张璟藏》条引《朝野僉载》：“准相书：猪视者淫。”俗说由来矣。钱钟书发明而曰：“是故《西游记》中猪八戒，‘食肠’如壑，‘色胆如天’。乃古来两说之综合，一身而二任者。……吾国文字之有‘甚’，兼‘甘’与‘匹’，亦犹吾国旧小说角色之猪八戒，兼封豕与艾豨，以一当两也。”<sup>[8]</sup>

猪由“贪食无厌”而肥腹多子禀具超常生殖力。先民还以为猪之牝牡交媾可以诱致田地受孕、诞育禾稼，是田地丰殖之缘由。先民甚至以为人的男女交媾也可诱使田地丰产。中国的古籍《诗经》中也保存了不少男女在田地野合以诱使丰产的诗歌。据宋玉的《高唐赋》的记载，古人谓男女交媾为“云雨”。猪之“贪食无厌”也即便“云雨”无厌。是故猪与雨水相关联。

总之，先民对猪的崇拜非常久远，且绵延至今仍有影响。现在我们看的先民猪图腾的遗物是6000年多前的玉雕猪龙，如图：



它是猪图腾与龙蛇图腾的拼合体，但主调还是猪。

先民尊奉猪为图腾，这和原始农业文化的发展有关，猪当时是先民们饲养的六畜之首。同时，古人视猪为“水畜”。因此，古代在祈天求雨、祈地防洪的祭祀活动中，自然就选择它作为沟通人神间的信物，从而出现了被神化了的猪的种种传说。猪是作为天的观念，是太阳的象征，龙蛇是地的象征。

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家猪、野猪都是一种“灵物”，受到社会的普遍崇拜。翻阅《二十五史》，取名字叫猪的屡见不鲜，如汉武帝乳名叫“刘彘”，古代还有“陈猪”、“刘猪”，《晋书》记有叫“陈猪”的人，还记有叫“孔豚”的人，《陈书》记有叫“傅野猪”的人，《魏书》记有叫“薛野猪”的人，《南齐书》记有叫“张猪儿”的人，《旧唐书》有叫“李猪儿”的人，《金史》记有叫“完颜猪儿”的人，还记有叫“宁猪狗”的人。西汉末年的王莽还把他的精锐部队取名“猪突豨勇”，意思是野猪勇猛、精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人把战舰命名为“野猪”，以表示勇猛和必胜，《南史·王琳》上说：“琳将张平宅乘一舰，每将战胜，舰则有声如野猪，故琳战舰以千数，以野猪为名。”甚至还把人比喻成猪，力气很大，如《北史·卢曹传》说：“（卢）曹身長九尺，鬢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树。”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古代人看来，猪是聪明、智慧、威仪、刚烈、勇猛、繁殖力强的象征。所以古代人对猪非常崇拜。

韦氏先人也一样，对猪崇拜至极，把野猪“豨”这个自然物当做自己的保护神并称为“帝王”而加以顶礼膜拜。在人们的心目中，“帝王”是至尊至高至上的。用三皇以前帝号来称谓“豨”，从而使人产生崇敬感、畏惧感而膜拜膜拜。

把野猪驯养成家畜之后，一头母猪一年产子二次，每次产十余头猪崽，“繁殖甚速”，必然使家畜业得到迅速发展。这样，不但使自己经常有肉食，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而且还可以拿去交易，换回自己缺乏的生活必需品。由于猪具有这种神奇的功效和力量，便自然而然继续把猪作为自己的保护神而加于崇拜。所以，在很久远的上古时代，韦氏在创立韦国的时候，并没有忘记野猪的丰功伟绩，而且把野猪看作和自己有亲缘关系。因此，豕韦氏和豨韦氏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韦氏的起源，“豨韦”就是韦氏最早期的图腾，最久远的帝王。

---

[1]《庄子集注》第四册第938-939页。

[2]《辞源》，一九一五年十月正编初版，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续编初版，一九三九年六月正续编合订本第一版，一九四七年二月正续编合订本第一五版，第1400页。

[3]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问题》，《文物》2001年第5期51-58页。

[4]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303-338页。

[5]蔡莲珍等：《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949-955页。

[6]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1-22页。

[7]袁靖:《论中国古代家猪的驯养》,该文是Pig domestication in ancient China的翻译稿,原文发表于英国的Antiquity, Vol. 76, No. 293。

[8]钱钟书. 管锥编(第一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